

英美学习词典与俄罗斯积极词典比较研究

叶其松

(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学习词典与积极词典都是为语言使用服务的教学词典,两者有不少共同之处。但是,在英美词典学传统和俄罗斯词典学传统中发展而来的上述两类词典在编纂理念、描写的广度和深度、释义元语言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了解学习词典与积极词典的异同有助于我国教学词典博采众家之长,推动我国教学词典学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学习词典;积极词典;英美词典学;俄罗斯词典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H3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5-0008-06

学习词典(learner's dictionary)是当代英美词典的“翘楚”。按照哈特曼(Hartmann)的解释,学习词典是面向非母语学习者的一种教学词典(pedagogical dictionary)^{[1]82}。英美主流学习词典包括《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简称LDOCE)(1978)、《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简称COBUILD)(1987)、《牛津高阶学习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简称OALD)(1995)等。积极词典(active dictionary)是当代俄罗斯一种新的词典类型,由传统的俄语教学词典发展而来,最有代表性的词典是《俄语积极词典》(*Акт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简称АСРЯ)(2014)。因此,学习词典和积极词典有别于传统的综合性、语文性词典,它们都是旨在为语言使用而非语言理解服务的新型词典。

然而,积极词典并非学习词典的复制品。正如《俄语积极词典》主编、莫斯科语义学派代表人物阿普列相(Апресян)指出:“在编写积极词典时,我们兼顾欧洲积极词典编纂的经验,不过当然不单纯复制它。我们依据的是我国的传统,首当其冲的是科学院详解词典编纂传统。”^{[2]7}在“学习词典”和“积极词典”不同名称的差异背后,不仅有英美教学词典和俄罗斯教学词典传统的差异,编纂理念、描写的广度和深度、释义元语言等亦有所不同。

本文旨在比较英美学习词典和俄罗斯积极词典的异同。

一、英美学习词典与俄罗斯积极词典的传统

(一)英美学习词典的传统

词典用于释疑查考,素来具备辅助学习的功能,但真正的学习词典产生于20世纪。词典编纂由规定主义、历史主义向描写主义的转变是学习词典产生的内部动因,而英语的推广和传播则是学习词典产生的外部动因。英美学习词典的先驱是在美国本土以外从事英语教育的韦斯特(West)、帕尔默(Palmer)、霍恩比(Hornbey)等。韦斯特是词汇控制理论的支持者和实验者,他提炼出1490个单词组成的《定义词表》,并以此为基础与恩迪科特(Endicott)合编《新方法英语词典》(1935)。帕尔默也认识到词汇控制对外语教学的重要意义,他与霍恩比合编词表《英语一千词》(1937),并在此基础上编写《英语词汇语法》(1938)。这部著作名义上是一部语法书,内容则是按照语义类别编排的工具书。可以说,《新方法英语词典》和《英语词汇语法》奠定了英美学习词典的基础^{[3]224-233}。第一部以学习词典命名的英语词典是霍恩比编写的《高级学习词典》(1948)。这部词典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牛津”的这一品牌使其声名大噪。此后二三十年,

收稿日期:2020-06-03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俄汉语词典释义元语言对比研究”(18YYB175)

作者简介:叶其松(1980—),男,安徽霍山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学习词典的编纂不温不火,直到《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的问世,学习词典开始在英美词典界逐渐占据主流。

在现代英美词典类型中,学习词典是供非母语或第二语言学习者使用的词典,与之相对的是为母语学习者编写的学生词典(school dictionary, student's dictionary)。母语/二语的二分法已然成为划分英语教学词典的重要依据。很多学者承认,学习词典和积极词典都是服务于语言生成的编码型词典,它们之间有共通之处;甚至有学者认为,学习词典等同于积极词典。“学习词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面向特定语言的普通学习者、旨在强化语言编码能力的积极型词典,……后者仅指面向外语学习或第二语言学习者,满足其学习语言的特殊需要的积极型词典。”^{[4]278} 即便如此,在“学习词典”和“积极词典”之间,英美词典学界无疑倾向于使用“学习词典”这一名称。

(二) 俄罗斯积极词典的传统

俄罗斯著名词典学家谢尔巴(Щерба)最早提出编写供外语初学者使用的教学词典的思想。而且,积极/消极词典的二分法也源自谢尔巴对于积极语法和消极语法的区分^{[5]547, [6]43}。20世纪60—70年代,俄罗斯词典学界曾就教学词典的编写展开过广泛的讨论,积极/消极词典的二分法思想随之产生。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诺维科夫(Новиков)指出:“在讲授科技文献阅读时,首先必备的是这类词典,它能保证对文本进行合理的解码,也就是说,一种用于语篇理解的‘消极词典’。与之相反,教授会话先要有一部积极型的教学词典,它篇幅不大,包含积极词汇,解释它们在言语中使用的方法。”^{[7]47} 俄罗斯词典学家将积极词典的理论构想付诸实施,编写出了几部带有实验性质的词典,例如杰尼索夫(Денисов)、莫尔阔夫金(Морковкин)的《俄语词汇搭配教学词典》(1978, 2500个词条),梅里丘克(Мельчук)、茹科夫斯基(Жолковский)的《俄语详解组配词典》(1984, 3000个词条)^{[8]471}。但是同规范性语词词典相比,积极词典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显得滞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曾制订编写积极词典的方案,不过直到2006年,该方案才得以付诸实施。阿普列相主编的《俄语积极词典论纲》(2010)、《俄语积极词典》(2014)前两卷相继问世。

积极词典与学习词典同为教学词典,二者都

突出词典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不过,积极/消极词典二分法的关键在于语言的编码和解码、生成和理解的对立。俄罗斯积极词典纵然考虑语言学习中母语/二语的区分,但并不是将此作为出发点,而是将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

二、学习词典与积极词典的理念

(一) 学习词典的理念

英美主流学习词典尽管各有特点,但具有一些共同特点,这表现为:“第一,运用有限词汇表(2000—3500)描写数万条条目、派生词和惯用语;第二,用句子或短语解释大量条目的常见用法或者课堂用法;第三,提供注释和词典编纂者认为对于使用者有用的其他信息。”^{[9]405} 从中可以看出学习词典的理念主要包括:1) 词汇控制理念; 2) 语境理念; 3) 用户友好理念。

这些理念的形成有各自的背景。词汇控制理念符合教学从已知到未知,由故及新的一般规律。用户友好理念更多出自商业利润的考虑。在我们看来,语境理念更多涉及的是学习词典的语言学基础。不可否认,词典学具有跨学科性质,它与40多个学科理论相联系^{[10]33}。但是,词典学与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的联系最为紧密。学习词典发端于英国,主流学习词典基本上由英国出版。因此,学习词典的理念不可能不受到英国主要的语言学——弗斯(Firth)语言学的影 响,其核心之一便是语境。罗宾斯(Robins)说过:“语言学在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和弗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他的语言环境理论,或更概括地说,是他在语义方面的语境理论,和音位学中的韵律分析。”^{[11]219} 根据弗斯的观点,语义即是情境中的语言。理解话语的意义,或是其成分——词或短语的意义,都离不开使用话语的情景。弗斯的语境意义观影响学习词典的释义观,典型、丰富的例证(句子、短语)成为学习词典释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积极词典的理念

俄语积极词典由阿普列相为代表的莫斯科语义学派编写而成。该学派提出的语言整合性描写和系统词典学思想也渗透到积极词典的编写之中。阿普列相认为,语言描写的两个主要部分是词汇和语法。描写一种语言的词汇应当同广义理解的语法,即该语言所有的一般规则,尽可能协调一致。这些规则包括形态规则、句法规则、搭配、语义规则、语用规则、交际韵律规则、语句构成的

其他规则^{[12]33-36}。

系统性可以表述为:如果词或词位 L1、L2 属于同一词汇语义类别并且具有相同的语言属性,那么 L1、L2 所在词词条中包括的内容也应该相同^{[12]31}。国内学者将词典释义的系统性称为“同场同模式”原则^{[10]400}。以俄语中表示水果名称的单词 абрикос(杏), персик(桃), апельсин(橙), мандарин(柑)为例,其释义中应当包括以下要素:①结水果的对象;②大小;③外形;④颜色;⑤味道;⑥紧实程度;⑦构造,等等。例如:

杏:①长在树上的南方水果∩②婴儿拳头大小∩③呈椭圆形∩④黄色、橙黄色或粉红色∩⑥软软的∩⑤酸甜味∩⑦内有一个光滑褐色大核。

桃:①长在树上的南方水果∩②小孩拳头大小∩③呈圆形或略微椭圆形∩④从橙黄到深红各种颜色∩⑥软软的∩⑤甜味∩⑦有毛绒绒的表皮,内有大核,核表面覆盖曲线。

橙:①长在树上的南方水果∩②拳头大小∩③通常呈圆形∩④橙黄色∩⑦厚厚的光滑表皮∩⑤酸甜味∩⑥果肉松软∩⑦分成带有透明小核的瓣。

柑:①长在树上的南方水果∩②拳头大小或比拳头略小∩③呈圆形或略扁∩④橙黄色∩⑦薄薄的,不太结实的表皮∩⑤酸甜味∩⑥果肉松软∩⑦分成带有透明小核的瓣。^{[2]21}

三、学习词典和积极词典的广度与深度

(一) 广度问题

词典的广度和深度是我国学者李锡胤先生提出的,前者指词典收录的语言单位有多少个^{[13]74}。一门发达语言的词汇总量为几十万到上百万,而且新词层出不穷。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型语词词典只能做到尽可能地“广收”,“尽收”是几乎做不到的。教学词典只能“慎收”,其收词量的多少取决于其基本功能——言语生成,具体说,会话(口语)或写作(书面语)所需的词汇总量。奥格登(Ogden)和理查兹(Richards)的第一份《英语基本词表》包含 850 个词,古根海姆(Gougenheim)的《基本法语词表》包含 1475 个词,菲佛(Pfeffer)的《德语基本词汇》包含 1269 个单词,俄罗斯学者认为掌握 2380 个单词能进行口语会话。王惠指

出,2250 个汉字在 83 万字口语语料库中的覆盖率达到 95%^{[14]443-452}。因此,日常会话所需的词(或字)不超过 2500 个。作家语言的研究表明,文学巨匠所用的单词一般在 10000—20000 词(或字)之间,鲁迅作品用词(或字)大约为 10000,布罗茨基的作品用词约为 19500 个,莎士比亚、普希金的作品用词略多于 20000。无论学习词典,还是积极词典,其广度都要考虑上述统计数据。

根据读者的不同,学习词典的收词量有所区别。初阶收 10000 词以内,中阶收 20000 词以内,高阶收 30000 词以内^{[10]215}。

英美主流学习词典的收词量(不考虑不同版本收词的差异)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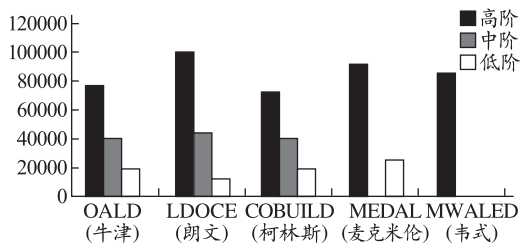


图 1 英美主流学习词典收词量统计

图 1 表明,英美主流学习词典收词量比预想要多,且相互之间有较大差别:低阶为 10000—25000,中阶为 40000—50000 词,高阶则达到 70000—100000 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包括:1)读者从词典查询更多词的实际需求;2)英语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新词层出不穷;3)学习词典规模向一般语词词典靠拢;4)收词多寡成为不同词典之间竞争的重要砝码。

俄罗斯学者则采取如下四分法:1)小型,收词 3000 条左右;2)中型,收词 10000 条左右;3)偏大型,收词 25000 条左右;4)大型,收词 50000 条以上^{[15]56}。积极词典的收词量应当与俄语母语使用者积极掌握的词汇量相符,不必追求平衡。从《俄语积极词典论纲》后附的词目表中可以看出,积极词典的收词量在 10000 条左右,属于中型教学词典,达到欧美低阶学习词典的收词门槛。因此,一部理想的教学词典的规模,英美学者和俄罗斯学者的认识并不一致。

(二) 深度问题

词典的深度主要体现在词条之内,指词典所包含的信息量^{[13]74}。词典的词条结构也被称为微观结构。《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OALD)和《俄语积极词典》(АСРЯ)的微观结构如表 1 所示。

表1 OALD 与 АСРЯ 微观结构的比较

OALD	АСРЯ
词头	词头(包含整个词条的指南)
	义项
	例证
释义	释义(包括对释义的解释)
搭配	搭配
	支配模式(包括对支配模式的解释)
	典型句法结构
例证	例句
词汇语义场 (派生、同义、反义)	词汇语义场 (同义、反义、转化词、近义、派生)
熟语	熟语

谢尔巴说过：“每一个稍显复杂的词本质上都应该是一部专著的研究对象。”^{[16]285} 无论学习词典,还是积极词典,只有充分描写单词所具有的属性,才能达到教学的目的。莫斯科语义学派将这种词典描写称为词的“词典学全貌”。我们不妨以 white/белый 为例,看看 OALD 和 АСРЯ 各自是如何描写它们的。

第一,在两个词条所占篇幅方面。white 占将近两页(32 开),белый 占超过 3 页(大 32 开),都属于内容较为丰富的大词条。

第二,在义项划分方面。在 OALD, white 有形容词和名词两种用法,与俄语词 белый 相对的是其形容词用法。OALD 和 АСРЯ 对 white, белый 义项划分如下:

OALD	АСРЯ
1. 白(色)的	1. 白(色)的
2. 白(种)人的	2. (肤色)白的;白(种)人的
3. 脸色苍白的	3. 苍白的;花白的,银白的
4. 加牛奶的	4. (时间)白天的
	5. (棋等游戏中)白子的
	6. (指动植物的)白色的
	7. 正规的,合法的
	8. 白匪的,白党的

值得注意的是,АСРЯ 对 белый 的义项划分比一般语词词典要细。乌沙阔夫(Ушаков)主编的《俄语详解词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 белый 有 4 个义项,奥热果夫(Ожегов)、什韦多娃(Шведова)主编的《俄语详解词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 белый 有 5 个义项。АСРЯ 对一些义项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以 белый¹ 为例:

1) 扩展的用法可用于指尚未使用

的,尚未用来写字或绘画的客体:白纸(布),……;

2) 用于中性名词表示“白色衣服”:她穿一身白,白色衣服不适合她;

3) 联想意义有:洁白,洁净,圣洁;

4) 同其他语言一样,“白(色)的”和“黑(色)的”之间的对立构成俄语颜色词体系的基础,并且在俄罗斯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一些白色物体具有象征作用,白鸽象征圣灵、和平,白旗象征停战;

5) 俄语中一些客体名称常用修饰语“白(色)的”:白雪,白天鹅,白云……。

第三,在搭配、支配模式、句法结构方面。OALD 未给出 white 的搭配,但其他一些词条中附有搭配,例如指出 music 可以与 listen(听),play(演奏),perform(表演),record(录制)搭配。АСРЯ 对 белый 各个义项的搭配能力进行详细描述,其中 белый¹ 的搭配:

1) 白色的自然物:白雪(沙)……

2) 部分呈白色的客体:带白毛的黑猫崽……

3) 被白色覆盖的自然物:寒冷的雪白山顶……

4) 被涂成白色的客体:白色教堂(汽车)……

5) 由白色物质构成、白色材料制成的客体:白纸(涂料)……

6) 白色的程度、深浅,象白色一样的:(亮、洁、全)白色的……

АСРЯ 指出 белый³ 的搭配模式为:белый от + 名词二格(由于……白的),例如“冻得苍白的”。

АСРЯ 指出 белый⁶ 的句法结构为:在与术语的组合中用作后置定语,медведь белый(白熊,北极熊),куропатка белая(柳雷鸟)。

第四,在例证方面。OALD 在每个义项后配备 1—2 短语例证,1—2 个句子例证。АСРЯ 在 белый¹ 搭配部分配备约 40 组(一组不止一个例句)短语例证,6 个例句。OALD 和 АСРЯ 都注重从语料库中选取鲜活语料作为例证。OALD 从英国国家语料库(BBC)中选取大量例句,АСРЯ 的例句则来自总词次达到 3 亿的俄罗斯国家语料库(НКРЯ)和 3400 万词次的自建文学文本语料库。

АСРЯ 的每条例句都有书证(标注例句来源),这显然继承了俄罗斯科学院词典的编纂传统。

第五,在词汇语义场方面。OALD 指出 white 的反义词(black),派生名词(whiteness),АСРЯ 指出 белый¹ 的词汇语义场信息包括:同义词(5 个,例如 молочный, белоснежный 等),近义词(6 个,例如 светлый, бесцветный 等),反义词(1 个, черный),派生词(包括语义派生词)(16 个,例如 белизна, альбинос 等)。

第六,在熟语、惯用语方面。OALD 给出 40 几个,АСРЯ 给出 20 几个。

总体来说,除熟语、惯用语方面外,АСРЯ 对 белый 的描写比 OALD 对 white 的描写更为详尽。

四、学习词典和积极词典的释义元语言

(一)学习词典的释义元语言

使用元语言释义是英美学习词典的一大特色。LDOCE 是最早明确提出使用元语言释义的学习词典,其释义词表的基础来自韦斯特的《定义词表》(1490 个词)。这种释义方法被推广到其他主流学习词典之中,但是不同词典使用的释义词在称谓、数量、组成方面各有差异,见表 2。

表 2 学习词典的释义词比较

LDOCE	common words	2000 个
OALD	important words	3000 个
MEDAL	common words	2500 个
COBUILD	frequency bands	2000 个
MDWLED	core words	3000 个

(二)积极词典的释义元语言

积极词典运用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义元语言思想。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义元语言是以对象语(俄语)为基础的一套缩略、统一的次语言。Апресян^{[17]27-40}、张家骅^[18]、[19]129-143、于鑫^{[20]29-33}、蒋本蓉^{[21]50-53}、王洪明^{[22]31-38}、陈秀丽^[23]指出,语义元语言的词汇部分包括:一是语义基元(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примитивы),例如:делать(做)、хотеть(想)、объект(客体)、пространство(空间)、один(条件)、хороший(好的)、больше(更)、не(不)等。语义基元是意义无法继续分解的语义原子,它们不需要释义。АСРЯ 对语义基元的描写如下:

время¹:此义位具有基本意义,例如“时间过去了”。(第 308 页)

больше¹:此义位具有基本意义,不

用释义(此义位指客体 A1 的大小或其他指数比 A2 的大小或其他指数大 A3)。(第 320 页)

二是语义上比基元更为复杂的过渡性语义因素(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понятия),例如:готов(准备)、должен(应该)、намерен(企图)、перемещаться(位移)、начаться(开始)、прекращаться(结束)、продолжаться(继续)、цель(目的)、момент(时刻)等。过渡性语义因素经过若干步骤的语义分解后可简化为语义基元。例如:“继续 P”(P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不停止 P”(P не прекращается)、“停止 P”(P прекратился)→“开始不 P”(начался не P)、“开始 P”(начался P)→“在时刻 t 前不存在 P,在 t 后存在 P”(до момента t P н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 после t P существует)。这里的“继续”“停止”“开始”都是过渡语义因素,它们与自然语义元语言中的语义分子(semantic molecular)颇为相似。

释义基元和过渡性语义因素都属于释义元词(метаслова),其数量应当多于英美学习词典中释义词的数量(2000—3500)。对 АСРЯ 前两卷的元词进行统计,总量为 5000 个左右。“为数不多但很能说明问题的那些词典编写经验会产生质疑,基于 2000 个元词就能对 50000 个词完全释义,而且其中还有大量多义词。”^{[12]21}

英美学习词典和俄罗斯积极词典虽同属于学习型词典,但秉承不同的词典学传统,这使积极词典具有不同于学习词典的诸多特点。因此,汉语学习型词典的编写: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先进的学习型词典编纂理念,做到兼容并蓄;另一方面,坚持我国的词典学编写传统,尤其是在汉语品牌词典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参考文献:

[1] Hartmann R R K, James G. 词典学词典[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2] Апресян Ю Д, и др. Акт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А-Б) [M]. Москва: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14.

[3] 陈国华,田兵. 下一代英语学习词典的设计特征[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3).

[4] 雍和明,彭敬. 英语词典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 Berkov V, Passive vs. Active Dictionary: A Revision

[C] // Gellerstam M, et al. Euralex'96 I-II. Proceedings. Gothenburg: Gothenburg University, 1996.

[6] 王钢. 阿普列相积极词典学思想刍议[J]. 外语研究, 2014(3).

[7] Бархударов С Г, Новиков Л А. Каким должен быть учебный словарь[J].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 1971(3).

[8] Апресян Ю Д.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активн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 [C] // Чернышева М И. Славянск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монография. Москва: Азбуковник, 2013.

[9] Kernerman I, Kernerman P. 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ies: 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their use [C] // Gellerstam M, et al. Euralex'96 I-II. Proceedings. Gothenburg: Gothenburg University, 1996.

[10] 张志毅, 张庆云. 理论词典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1]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12] Апресян Ю Д, и др. Проспект активного словар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10.

[13] 李锡胤. 李锡胤集[M].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出版社, 2011.

[14] 王惠. 日常口语中的基本词汇[J]. 中国语文, 2011(5).

[15] Бархударов С Г, Новиков Л А.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задачи учебн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 (к итогам дискуссии) [J].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 1975(3).

[16] Щебра Л Б. Язы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и рече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M]. Москва: УРСС, 2004.

[17] Апресян Ю Д. О языке толкований 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примитивах [J]. Известие РАН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1994(4).

[18] 张家骅, 等.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9] 张家骅.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语言[J]. 当代语言学, 2006(2).

[20] 于鑫. 阿普列相及其语义理论[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2).

[21] 蒋本蓉.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释义元语言[J]. 外语研究, 2008(1).

[22] 王洪明.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释义理论及应用[J]. 中国俄语教学, 2016(1).

[23] 陈秀丽. 莫斯科语义学派释义理论与方法[M].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earner's Dictionary, and Russian Active Dictionary

YE Qisong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Learner's dictionary and active dictionary belong to pedagogical dictionary for the service of language use, so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However, the two kinds of dictionaries developed in the traditions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and Russian lexicography, differentiate from each other significantly in ideas of compilation, breadth and depth of description, definition of metalanguage. Knowing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an help Chinese pedagogical dictionary learn from the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edagogical lexicography theory in China.

Key words: learner's dictionary; active dictionary; English and American lexicography; Russian lexicography; comparison

(责任编辑 梅 孜)